

一本書的驚異奇航——

談漂書運動

旅美文字工作者 ◎ 雷叔雲

「愛我就放我自由！」

「請帶我回家！」

如果書本開口說話，會有這一番勇敢的告白嗎？就讓它成千古謎團吧！不過「漂書人」摹擬書本的願望，這樣剖白他們的心聲，倒是頗具浪漫的感染力，於是「漂書運動」的漣漪就悄悄地一圈一圈地擴散開來。

◆ 書，在人間航行

漂書(BookCrossing，亦稱BC、BCing、BXing)是一個網上組織(注)，網址為BookCrossing.com，性質可說是超大型的讀書俱樂部或讀書會，加上尋寶的趣味，遊戲規則有點另類。基本上你加入此一組織後，只消遵守3Rs規則，也就是「Read, Register, Release」(閱讀，註冊，漂放)，就可體會箇中樂趣。詳細情形是這樣的：若是有一本書，改變了你的人生，撥動了你的心弦(注意：可不是讀之無味、棄之可惜的書!)，你希望將喜悅分享出去，那麼，你可以進入漂書網站，為其註冊，取得一個識別號碼(BCID)，並列印出帶有識別號的說明貼紙，貼在書籍封面內頁，該網址提供的標準貼紙是這樣印的：「我是本很特別的書，五湖四海漂流，尋覓知音，希望你成為我的朋友，請去下列網址……，你會發現我到過什麼地方，什麼人讀過我，他們也會曉得我在你手中安全無恙。請讀我，再放我走！」你當然也可以多灑幾粒人情味的香料，手寫一些醒目動人的字樣，像是「免費禮物!」、「帶我回家!」、「亂逛的不見得迷路，我正在旅行呢!」、「別帶我去失物招領喲!」、「上網登錄，讓我知道心愛的書寶安全到家!」等等，滋味將更加香醇可口。接著書籍就可以啓航了，你可用不同的方式放漂：

想野放的話，就故意遺忘在有人會撿拾的地方，譬如說公園的座椅、火車座位、咖啡店、捷運站、渡船頭、候機室、候診室、提款機等人來人往之處；

想交換的話，可在漂書聚會中或網上與漂書友交換；

想捐贈的話，可捐給慈善機構，由該機構拍賣或轉贈；

想贈送的話，可無條件餽贈愛書的朋友或漂書友；

想參加漂書線(Bookrays)或漂書圈(Bookrings)的話，可事先表示對某書的興趣，這本



書的好心書主便會放漂過來，通常的情況是有一串人表示願意收漂，書主便首漂給其中一位，然後一個接一個漂流下去。不同的是漂書圈的書最終書歸原主，漂書線則由下游末端的漂書友決定如何處理；想利用漂書區（Official BookCrossing Zones，暱稱為OBCZs或OBZs）的話，可上網查詢咖啡店、餐廳、甚至圖書館是否設立漂書專區或專架，可前往放漂或尋漂。

尋漂人一旦捕獲書籍，必須上網紀錄，讀畢再繼續放漂，所有曾經放漂過這本書的人都會在電子郵件中獲悉書籍漂向，還可以閱讀獲漂人所寫下的閱讀筆記、日誌、感言、書評等等，這樣放漂人亦可以追蹤該書是否找到落腳的港灣，是否得到有心人的疼惜。

◆ 從漂瓶到漂書

漂流、歷險、流浪、未知，本來就有神秘和浪漫的聯想。最早的漂流運動怕是中世紀的「漂流瓶」吧！把心中的話傾訴在紙條上，封緘於瓶內，天涯海角隨波逐流，寄望在另一個時空，與有緣知音交遇，譜一段傳奇。

二十世紀 60 年代的歐洲已有免費分享圖書的傳統，書友將閱畢之書貼上特定的標籤，投放到公共場所，無償提供其他人閱讀，讀罷再根據標籤提示，以相同的方式將書投放到公共環境中去。自網際網路興起，各種虛擬和實體的漂流遊戲開始風行，諸如漂明信片（PostCrossing）、漂 CD（CDCrossing）、漂碟（DiscCrossing）、相片捉迷藏（PhotoTag）、玩具迷航記（ToyVoyagers）、漂禮物袋（Wrapsacks）、貨幣追蹤（currency bill tracking）、衛星定位尋寶（Geocaching），不一而足。以貨幣追蹤為例，取得貨幣者到某一貨幣追蹤網站將手中紙鈔的序號（serial number）註冊，如果有相同序號出現，就可顯示出貨幣流通的路線。這個原始構想是從鳥類學家觀察鳥類生態的方法而來，他們捉得鳥來，在足部套環註記，再放回大自然，於是得以掌握其行蹤及活動。

社會運動或人文現象當然也有行跡及活動值得追蹤，現代都市既稱為城市叢林，為什麼不能將書野放，看看一本書的漂流路徑紀錄了什麼社會生態？又為愛書人擦出怎樣的火花？2001 年 6 月美國堪薩斯州一個小軟體公司經營者兼書迷羅恩·霍恩貝克（Ron Hornbaker）從貨幣追蹤和相片捉迷藏中獲得靈感，事不宜遲，一個月之內，他就架設網站 <http://www.bookcrossing.com>，實現構想，2005 年此網站贏得 Webby Award 兩項為民喉舌（People's voice）獎：最佳社區網站、最佳社交／人際連繫網站。至 2006 年 10 月止，粗估已有 50 萬人註冊，約有 10% 為經常活躍的漂書人，每天平均有 400 位新漂書友加入，所漂之書已達 150 萬冊，既漂洋過海，又翻山越嶺，全世界有 90 個國家都可看得到漂書的蹤跡。

2004 年 8 月《簡明牛津字典》*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* 將這個字列入款目，bookcrossing 正式成為各方承認的英語單字，也從此成為這個時代共有的記憶。

◆ 故事，愈漂愈美麗

BookCrossing 網站一進大門就寫著：「歡迎你來到這友善的地方，歡迎加入愛書人社區！我

們的會員因為太愛書，才將書漂出——漂到「野外」去——讓別人找到。想要分享二手書，沒有比跟我們漂書更令人興奮、更多意外之喜了。我們的目標僅僅是想把世界變成一座圖書館。……」當然，圖書館有許多功能是漂書無法達成的，但說到以書易書、借書還書、鼓勵討論風氣、製造驚喜、增強社區意識，顯然是相當成功的。該網站還闢有公共討論區（forum），專談漂流中發生的趣事軼聞。希臘雅典的一位漂書友看到自己放漂的書，一路從撒馬利亞峽谷漂到克里特島，又漂到波蘭，驚喜不置；又有一位中國大陸的漂書友嚮往一本書卻始終買不起，那本書有一天竟毫無預警漂到了他，他撈獲之餘，既驚訝又感恩；又一位中國大陸的漂書友在網上徵求一本書，第三天便收到熱心書友郵寄給她。如今，許多富有想像力的書友甚至設定了自己的漂流規則，有一位書友在生日時收到朋友送他一本好書，於是他就想辦法讓不同的壽星在生日當天拿到這本書。

從漂書風靡的幾個城市看，漂流運動的成功，有幾項基本前提：

第一、漂流物品必須量多價低：書籍的種類夠多，足以引發大眾興趣，漂什麼價格的書也可由放漂人決定。

第二、易於經由網路運作：必須有網站免費熱情地支援。

第三、社區中上網習慣普及。

第四、信任人性基本是善良的：鮮少有人利用讀書聚會或書友電子郵件進行不法或騷擾。

第五、社會對知識有相當的尊重與好奇：中國大陸的漂書網常討論到公德心和公民素質，如果有人看到無主之書，只會拿來墊坐或撕做便條紙，那麼這個社會還沒有具備漂書資格。所以這樣看來，漂書運動多多少少也是社會成熟和公民品質的指標。

◆ 有人愛，也有人怕

1998年的一書一城（One Book, One Community）運動從西雅圖發跡，風靡30多座城市，後來傳到臺灣，譬如桃園縣選出伊莉莎白·庫伯勒·羅斯所著的《天使走過人間》為縣書，大力推廣閱讀該書，出版商和經銷商的士氣大受鼓舞。但對漂書運動，作者和出版商可就捏一把汗了，因為它看起來是資源循環與再生，沒有創造新的消費，本來冷落在家中一角蒙塵的書，居然學起牡丹亭中的杜麗娘，悠悠醒轉，再到人世走一遭，誰知暗中打消了多少買新書的念頭！在2003年，作家潔西卡·亞當（Jessica Adams）批評漂書網站此舉是將書籍貶值，因為書籍銷售量一旦降低，作者就少拿版稅了。2005年哈潑出版社（Harper Press）的卡洛琳·馬丁（Caroline Martin）在一次演講中表示漂書活動之於出版業，猶如Napster危機之於音樂界。漂書友多不以為然，美國北卡羅萊那州夏洛特市的一位漂書友認為：「她只會從本身品味和朋友口碑中選擇書籍，然而漂書活動介紹許多新作家和新書籍類型給她，擴大了她的購買範圍。」雅典的另一位漂書友說：「許多漂書友對難以割捨的書往往會典藏一冊，另購一冊來放漂。」其實漂書運動中，除了書本身的吸引力之外，漂書的遊戲成份也的確促使許多人加入愛書一族。至於對出版業的衝擊，目前應屬有限，長期影響則尚有待觀察。



書迷常有些「癖」，譬如愛書如命，不可畫重點，不可折角，或者看完也要站在書架上待命，以備思念時伸手可及，所以漂書不啻對所有權的觀念提出挑戰：「讀它為什麼一定要擁有它？誰說它離開我家，不會找到更好的家？獨樂樂固一樂也，眾樂樂也別有一番趣味。」但眾樂樂是有風險的，創辦人霍恩貝克說，前兩年只有10%的書完成旅程，現由於媒體報導和口耳相傳，已上升至20—25%，這也就是說，書一旦漂出去，下落不明的機率不小，放漂人必須放棄擁有和控制的觀念，相信芸芸眾生自會串點成線，為書提供一個不假造作的旅程，忠實呈現社會生態。深圳的圖書漂流活動的舉辦者表示：「不是要考驗讀者什麼。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活動呼喚對閱讀的熱愛，傳遞並分享閱讀的快樂，將漂流意識慢慢培養下去。」

◆ 書香社會·有情世間

其他一些網站也有類似的活動，但基本上是控制、組織型的，例如「平裝書以書易書網」(PaperbackSwap.com)，以提供圖書數量及寄出圖書的可靠度，累積點數，以點數易書。還有「圖書接力網」(BookRelay.com)，分成數個主題範疇，若要交換一本書，必須補上一本同一主題的書。對岸大陸亦有不少漂書網，諸如中國漂書網(piaoshu.com)、圖書漂流網(tspl.cn)，魯賓遜圖書漂流網(bookpl.com)、書豆網(bookdou.com)等，其中不少是大量、定點的漂放活動。以漂得草根、漂得「野」來說，非BookCrossing莫屬。霍恩貝克說幾年下來，他看到最明顯的是社區的力量，給它們工具、討論空間、傳遞信息的機會，社區就會改變，好像看著一座花園草木漸茂。

試想在紐約、倫敦、巴黎、東京、臺北那樣的都會中，匆忙的腳步，冷漠的面孔，灰色的水泥叢林閃爍著紅綠燈，漂書運動以一本書連結起一群素昧平生的人，這些人、這些生命因為一本書而有了交疊，匆忙疏離冷漠的心靈開始有了連結和暖意，而且將這份暖意不停地傳出去，怎不令人感動呢？

注：BookCrossing 譯為圖書交遇或邂逅圖書比較接近，但中國大陸已率先流行，稱這個現象為漂書，筆者以為漂書一詞的意象頗有曲水流觴的雅趣，故在此援用。

